

◆儿女情长

永远的母亲

张伟中

我的母亲丁志新和父亲张洪勋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八路、老党员、老革命。2015年，父母亲同时获得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奖章。

母亲出身山东沂蒙山革命老区，因家境贫寒，从小未读过书，只是参加革命后在部队里上过短期扫盲班。母亲深知，掌握文化知识能让自己的思想更好地跟上时代，也能让自己更好地教育子女。为此，母亲从我们还很小的时候就一边操持家务，一边抓紧学习。尤其是从上海迁至安庆干休所、住房条件有所改善后，她更是勤奋地学习。家里的各种报纸、书籍和杂志，只要能找到的都反复看、反复学，遇有重点的地方，都用红笔画上道道杠杠或打上特别符号。她每天坚持练字、练笔、写心得，无论是酷热的三伏天还是严寒的三九天，从未间断过，直到现在。母亲这种勤奋有加的学习态度对我们子女的学习和工作实在是一种莫大的鞭策。

1950年代，我们刚记事，母亲就时常给我们讲她在旧社会逃荒要饭的故事，要求我们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在节俭上，母亲更是堪称模范，她自己穿的衣服总是破了补，补了穿，反复多次，待七八上十年后实在不能穿了，还要想法拼凑，改作他用。为了使我们的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从生活上不攀比、不浪费粮食到培养生活的自理能力，母亲注重全方位地教育我们，让我们做儿女的逐步懂得俭以养德的基本道理。

1960年代初，我们全家还在上海。有一次母亲带三妹丽伶到楼下邻居居家玩，丽伶在邻居家门口捡到二角钱，母亲知道后马上要她还给邻居奶奶，并告诫丽伶，不管是谁的钱，只要不是我们的，就坚决不能要；还有一次，四弟卫国玩别人家的小汽车不愿还回去，母亲知道后严厉批评他，直到他把小汽车还给了人家……正是通过这种口对口、手把手的言传身教，我们兄妹四人渐渐懂得了诚信是立身之本的道理，并逐步成长起来，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作为长子，我清楚地记得，困难时期，粮食等各类生活物资都凭票供应，十分紧张，山东老家亲戚来我们家渡荒年，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又正在上学和长身体阶段，母亲常常为全家人不挨饿而绞尽脑汁，她到菜市场捡别人不要的菜边、菜叶，回来洗净后用少量的面粉掺和在一起做成菜粑吃，用南瓜或其它豆类煮稀饭，而她总是最后吃点所剩无几的饭菜，有时则兑点水喝，算是一顿饭。看着全家人津津有味吃饭时，母亲脸上总能露出欣慰的笑容；看到别人家的小孩挨饿，她就从家里仅有的饭食中匀出一点来，接济别人的孩子。

如今，年逾九旬的母亲已是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然而她在儿女的心中是那么高大而靓丽。我们为拥有这样的母亲倍感光荣和自豪。

到达孔城老街的时候是周末，游人很少。阳光洒在石板路上，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但下车的时候，热浪扑面而来，人的情绪也开始焦躁。我们走马观花，只想赶紧走完去休息，可是走着走着，心就慢慢沉静下来，随着老街一步步地走入岁月长河之中。

孔城老街已有1800多年历史，距桐城市12公里，呈“Z”形分布，沿途分为十甲，另有七巷十三弄。老街不长，只有2.2公里，可是路边每一所房子，脚下每一块砖石，都好像承载着时光的印记。

古老的建筑可追溯到明朝的倭楼，斑驳的墙，荣光不再的钱庄，被放置在地上的积了水的招牌，紧闭的木门，锈迹斑斑的铁锁，还有躲在门扉后的小奶猫……每一栋房子，每一块石板，都可以告诉你一个故事，故事里有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有着它自己的秘密。那栋最古老倭房静静地立在光影中，透过门的缝隙，可以看到里面的萋萋芳草。碧绿的草尖轻轻摇曳，给百

◆山水有约

峡谷的水

吴小亚



身为北国人，来潜山栖居十一年，没去过天柱山峡谷，一直在心里想象着它的样子。多年的耳濡目染，让我对南方的美深有感触，我便竭力在想象中逼近峡谷的真实形态——群山逶迤间，一条沟壑纵横绵延，山巅之水奔腾跳跃，山因水而灵动，水因山而动情。

这样的想象，总会让人心生冲动。

春水初生，悬崖飞纱，峡谷的春天，正是聆听山高水长的好季节。踏上去天柱山峡谷的旅程，是芳菲将尽的四月。出潜山城区西行七公里，转入盘山公路，车辆盘旋二十分钟，一道飞瀑跃入眼帘。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此言道破了水的柔

◆安庆地理

孔城老街

李以晨

年建筑添上生动的一笔。走近它，聆听它的低语，似乎听到它在倾诉曾经主人生的生、老、病、死，他们的爱别离、怨长久，还有它所见证的老街的浮浮沉沉、繁华落幕。在它附近，有古朴的桐乡书院、美孚石油货栈、洋货绸缎货行、姚家大屋、胡家大屋，还有古桐城八景中的“孔城暮雪”“荻埠归帆”。那座最气派的，据说知府大人曾居住过的居室，端坐在旁边，默默不语，我们走过清凉的前宅，走进后宅，登上绣楼，似乎可以感受到当年足不出户的大家闺秀的少女情怀和满腹相思。

老街上只有三三两两的游客。街边的门店都有各自的特色。店面很小，但布置温馨。在接近老街的尽头，我无意中发现

一家字画店，墨香吸引了游客。有人进店，默默地观赏，店主继续沉浸在他自己的水墨世界中。

一座老院子里，有一只大黄猫，窝在屋檐下，慵懒地打盹。见我们到来，它只打开了眼帘，旋又闭上了。那神态，让我不禁想起了古代宫廷里的老佛爷，睥睨六合。我们小心绕过猫咪，生怕打搅了它的睡梦。院子已经破败，爬山虎爬了满墙，地上也满是枯枝落叶，却有一片萧索、寂寥之美。

我静静地老街驻足，怅忘，似乎觉得一切都让我着迷，让我觉察到一种残酷而奇异的美感。老街漫溢着江南的烟云，青砖黛瓦上有日光流动，好像一位柔媚的江南女子正在把满腹心事向你娓娓道来。

眼。这里流传的七仙女传说也一如这瀑布，温婉多情，让人柔肠百结。瀑水之音娓娓如诉，曲水清流，如弦乐清丽委婉，韵味悠长。

这峡谷的飞瀑，崖上的激湍，是峡谷的血脉，幻化成峡谷的神奇秀美。峡谷的美，美在水，美在水润泽过的风物，它是大地奏响的山水清音，是地球赐予的一个遥远故事，是大自然的画笔描绘出一幅水墨丹青，让人静心品味它如诗如画的风景和似水流年。

峡谷的山是温柔的。到了四月，峡谷披上了一件绿裳，松林竹海青了又青，绿了再绿，即使隔了时空，也能遥想那没有一丝杂念的绿，让人的心思在与它的想象或对视中变得更加柔软。

峡谷的湖是澄明的。漫步于湖畔小径，徐徐清风仿佛多情的女子在耳边呢喃细语，雨后初晴，湖面变成了一块绿色翡翠，水映群山山衬水，一湖碧波，像极了恋人温柔的眸光，有幽思，也有柔情。

登上湖上的游舫，在满目的翠绿中向前游溯，向着湖的深处漫游，记忆的波纹就会像游舫漾起的涟漪，在心底悠悠荡漾。船家轻唱前的一声轻咳，未成曲调先有情，一唱三回声，眼前飞燕，掠过湖面，掠进树林。

月朗星稀的夜晚，沐着月华，披着夜露，不妨到湖畔看平湖月色，过往的旧梦，一团团，将我们包围。月色浮在水面上，似在轻轻唤醒逝去的年华。前方凉亭，也沉入到这山水的梦里了，亭内仿佛烛影摇红，有位佳人，亭亭而立。

醉方醒，声已消，湖畔人家点点灯火，星漂月摇。此刻，面对峡谷的水，我真想掬一捧思绪的浪花，遥想它的前生今世，也想拾起一缕思念的情愫，重温爱的旧梦。